

## 最美的遇见

王斌斌

缘分这东西,真的很奇妙,说来就来,挡也挡不住。个人命运又同时代变迁密不可分,不幸和转运仿佛就在瞬息之间。

话说“60后”的我们,饭吃不饱、穿要布票、出门没车、住房没窗,小小少年,“上山下乡”,砍柴火,挖水沟、种番薯、割水稻。困惑迷茫中,改革开放犹如春雷炸响,随着国家1977年恢复高考、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召开,1978年,我们赶上了教育新时代,成为琼海最高学府嘉积中学“文革”后恢复在全县统一招生后的第一批高中生,成为家乡父老寄予厚望的幸运儿!

还来不及分享“中榜”的喜悦,我因家境贫寒陷入了窘迫。习惯了赤脚走在田埂上的我,第一次穿鞋、第一次坐车、第一次进城就充满了变数和尴尬。父母年老多病、原本年年超支的家庭因为我的升学变得更加困难。好在父母人穷志不短,懂得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心一横,咬咬牙,东借西凑给我准备了学费生活费,破天荒地将我的木屐换成了双塑胶拖鞋,特地请当地裁缝给我裁剪了一套新衣。收拾好行装,又发愁怎样才能去到县城。当时老家石壁公社陆路不通汽车,要去县城只能通过万泉河走路乘坐柴油水泥船,七拐八弯辗转几个小时或乘船转道龙江公社,排着长长的队才能坐上隔天才有一趟的班车。好不容易托了同村一个在汽车站工作的熟人的关系挤上了车,在尘土飞扬的颠簸中,看着满脸皱纹身躯佝偻渐行渐小的父亲,我不知道今后的路该怎么走、又能走多远,一下子眼睛灼痛,鼻子发酸,泪水夺眶而出。我暗下决心,老爸,我会好好珍惜、刻苦学习。

遇见是缘分。遇见嘉中,遇见红楼,遇见名师,遇见同学,可以说是上天的恩赐,更是时代的眷顾。我和我的同学们在那个最特别的年代,在我们最美好的年华里,用我们最美好的姿态遇见。红楼是海南名校——原广东省立第十三中学嘉积中学的标志和象征,这座耸立在校园中央朱墙金瓦、古色古香的三层巍峨建筑,因外墙、柱子、廊拱饰以殷红色,故称红楼,在金色阳光照耀下气宇轩昂、分外夺目。我们这些新生无不被其宏伟厚重和人文郁茂所震撼和吸引,像一方烙印一样刻入人心。

母校历史悠久,人才辈出,久负盛名,我们每个人都成为嘉中学子深感自豪。在校古木参天、闹中取静的学习环境里,在老师们诲人不倦、夙兴夜寐的谆谆教诲下,我们蹒跚学步,在学海里探宝,在书山中攀登。高70班,成了我们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奋发向上的班集体;每个同学,不管先来后到,无论时间长短,都为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高70班感到高兴。在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同学们真诚相见,朝夕相处,虽然有时也闹点小别扭,有点小摩擦,但都消融在友情的宽容之中。

在母校就读的两年就那样一晃而过,730个日日夜夜竟那样叫人难忘。在我们的记忆里,母校的红楼雄伟挺拔,母校的风景格外优美,母校的凤凰花格外鲜艳,母校的铃声格外响亮。最忆是班主任王民老师,这个上世纪60年代毕业于广州师范学院数学系的数学科任老师,亦师亦父,苦口婆心。他当时40出头,不高的身材常常穿着一件略宽的军上衣,瘦削的脸上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人常说薄唇能说会道,而他天生厚嘴唇,一口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夹杂海南方言,偶尔迸出一句英语,竟然说得那么顺溜和风趣。特别是45分钟的课程,他至少要用10分钟作时事政治开场白,每每强调勿谈恋爱、专心学习,以及“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等等耳熟能详的金句,在诙谐风趣中求证代数、解析几何,加上抑扬顿挫般挥手招牌式的肢体语言,使我们在津津有味的听讲中养心益智、受益匪浅,一时他在学校搞得风生水起,成为母校赫赫有名的特级老师。后来被县教育局领导看中,调任数学教研室主任,指导全县数学教学,再后来他一路“高就”调往琼海师范学校当了教导主任直至退休,现在已80多岁高龄还是口齿伶俐、行走自如。

我们忘不了钟应星、陈少君、李家乐、符雄、邱坚雄、周仕任等老师庄重严肃而又充满慈爱的眼神,教的是知识,育的是文化,教的是做人,育的是品德,反反复复,引导鼓励,让我们纠偏改错、掌握方法、提高能力;忘不了体育委员曾繁雄身手敏捷,每天坚持带领我们跑步做操,强身健体,由此联想到学校征文比赛“从长跑赛所想到的”“行百里路者半九十”,人生的奔跑不在于瞬间的爆发,而取决于途中的坚持,从中明白了必须坚持不懈、奋斗不止的道理;忘不了晨曦里同学们琅琅的读书声唤醒了小鸟的呢喃和催发了古树的新枝,同学们以青春的笑容、真挚的友谊温暖了班级和校园;忘不了晚修时校园熄灯后教室里再次点亮的煤油灯和蜡烛,酷热的夏夜里,男生们还调皮地跳进教室前的游泳池清凉一把;忘不了留长发的女生们纤细的身段却背负大书包迈着匆匆的步履甩开辫子的模样,以及后来披露的男生给女生写信、递纸条的种种情形……如果说,我们的人生就是一次航行,那么,母校就是我们启航的港湾,红楼就是我们心中的图腾,老师就是引路的灯塔,我们自己就是把握方向、勇往直前的水手。

时光飞逝,转眼毕业廿载。40年天翻地覆,直奔甲子的年岁足以让我们在时代变迁的滚滚洪流中体味人生百味,多了几分感悟人生的平淡与豪放。当今社会,人情关系总是变动着的。只有母校,是我们心中永恒的爱恋。

伴随着海南一步一个脚印的发展,它同时见证了母校和家乡的沧桑巨变,它承载了历代嘉中人接续奋斗的青春印记,它记录了琼海教育文化的发展进步,它树立起琼海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丰碑,它留下了游子萦绕心间的美丽乡愁。

此刻,我最想说的是感恩。此生如果没有遇见变革的时代,我们梦想的翅膀是不是早就折断在山区的旷野里;如果没有遇见可爱的母校,我们人生的轨迹是不是湮灭在汤汤的河道里;如果没有遇见亲爱的老师,我们追寻的脚步是不是止步僻壤的小路;如果没有遇见巍巍红楼,我们心中的定力是不是就少了百折不挠的刚强。这一切,我们真的无法想象。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以万分的虔诚,感恩这美好的遇见!尽管匆匆岁月染白了我们的头发,锤炼了我们的品格,但是,我们对母校的牵挂、对老师的热爱、对同学的情谊,是永远不会变的。

## 月亮很好玩。

古往今来很多人喜欢玩月,尤其那些文人墨客。远古的时候,漂亮的嫦娥就飞上月宫去,不回来了。诗仙李白把月亮当朋友,喝酒时,“举杯邀明月”;他又把月亮当作家乡,“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大文豪苏东坡却把月亮当情人,醉眼朦胧问青天,“明月几时有?”又哀叹,“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我的家乡在儋州,儋州人尤为喜欢玩月。小时候常常听见有人哄孩子说:听话,我摘个月亮下来给你玩。打从懂事起,我们便开始玩月。月亮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从屋里走出来,在庭前、在村头巷尾玩耍。有月亮看着,我们就不怕黑。月亮和我们很亲,我们到哪,月亮就跟到哪。我们村前是港湾,天上有一个月亮,水里又有一个月亮。水里的月亮很安谧,静静地看着我们,我们也看着她。我们没法子亲近天上的月亮,就和水里的月亮玩。小学一年级有一篇课文,一群猴子手拉着手在井里捞月亮,很有趣。我们会游泳,就捞海湾里的月亮。我们噼里啪啦跳进水里,突然水波把月亮撞散了。月光变成很多碎银,在我们身旁闪闪烁烁。我们嘻嘻哈哈左扑右抓,啥也抓不到。月是中秋圆。中秋节的晚上月亮很漂亮,大人都出来看月亮。我们孩子也要看,还要拜月。我把白天时大人买回家藏在米缸里的月饼拿出来,用纸包住,插上一根香,双手捧着,在巷子里走来走去,边走边唱:“拜月亮,拜中秋,月亮吃香我吃饼……”我家的月饼总是很小个,一毛钱一个。可家里人叮嘱,不要和人家换月饼。后来才知道,有的人家没月饼,孩子要拜月,只好拿黄泥捏成个月饼,用纸包着,也出来拜。有一次,我问父亲:那些人拿泥饼拜月,不是在骗月亮吗?父亲略顿了一下,平静地说:没事,都是在和月亮玩呢。过了好久,我才想明白父亲说的话。我们拜月,其实是在闹着乐。我的月饼虽是真的,却不肯让月亮吃,只叫她吃香,分明是逗着月亮玩。

大人们也经常玩月。有月亮的夜晚,村里人不会辜负那一片月光。有的人坐在庭前的月光下做针线,不声不响挥针走线,用细密的针脚将月光缀在自己的衣裳上。有的人却在晒谷场上铺一张草席,躺在月光中,搂着月光进入梦乡。村头那可热闹了,大人、小孩、老人围坐在一起晒月光,说自己喜欢说的说话。天上的月亮安静,可她喜欢热闹,总悄悄地看着我们。大家于是说月亮,说月亮很可爱,是一个美女,是一个诗人,是一个游子,是一个美丽的地方……还说月亮喜欢听山歌。一位婵娘仰望天上的月亮,眼睛一眯,心一动,干脆唱首山歌逗月亮玩。唱道:

H 节间词话

## 玩月

■ 李焕才

月亮圆圆天上走,  
丹桂生在月肚泡。  
哪边该叫为月尾?  
哪边该叫作月头?

全部人也都望着那轮明月,却说不出哪是月尾,哪是月头。  
一位叔叔正在打盹,突然睁开眼,仰起头,唱了起来:

一轮月亮绕天走,  
七海三山月亮照。  
二十八九为月尾,  
转回初一是月头。

妙!全部人喝彩,接着爆笑。月亮也在大笑,好像连抖了几下。

青年人玩月要玩大的,不在村里玩,等到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在山坡上和月亮一块玩。青年男女踩着月光来到一片开阔的坡地上,男的站成排,女的列成一队,面对面,手牵着手,尽情地调声,调给月亮看,调给月亮听。

我喜欢玩月,尤其喜欢调声。我编出一首调声。天上的月亮出来时,我和村里的后生们走到村边的山坡来。月光似水,月色迷人。小伙子和姑娘们欢快地调了起来:

风吹月亮下山坡,

照亮妹,  
照亮哥,  
哥哥妹妹唱山歌。  
哥牵手邀东坡,  
妹牵手邀嫦娥。  
青山来伴唱,  
绿水也来和。  
青山得意飞春色,  
多情绿水荡银波。  
山歌唱醉千年月,  
千年月亮千年歌……  
歌声随着月光在山坡上飘荡,姑娘和小伙子们的心绪也随着月光飘荡。

调完声了,姑娘和小伙子们兴趣犹浓,坐在草地上听两个男女歌手当着月亮的面对面对歌。男歌手引吭高唱:不怕千山与万水,为妹摘枝丹桂花。女歌手对回:丹桂树在月亮里,没有天梯怎样摘?男歌手又唱回:耐心等到月落后,攀上月中丹桂摘……歌声一来一往,在夜空中回响。对歌结束时,天上的月亮忍不住,落在山头上了。

八月十五是年轻人玩月的好时光。男女青年都打扮漂亮,到中和、木棠、三都、长坡等市镇来逛街,接着在街边热闹地唱山歌。日头西落时,男青年送给女青年月饼,女青年送给男青年印字的白背心,然后相约在月亮出来的时候,集中在一起调声,调个地动山摇,让天上的月亮心旌摇曳,又如醉如痴。

儋州人喜欢调声,月亮也喜欢调声,后来市政府干脆把八月十五定作调声节。这一天,四面八方挑选出来的调声队汇聚到市文化广场来表演、比赛。

那一年,我们村的调声队被选作种子队,青年男女既兴奋又紧张,忙着排练,又忙着选曲子、编歌词。调声是集体对歌,在舞蹈中演唱,曲子和歌词很重要。我说:我们唱出的歌,要首先打动了月亮。真想不到,随意说了这句话,编歌词的重任落在我身上了。

这天晚上月亮分外明亮,市文化广场张灯结彩,一片辉煌。我们村的调声队靓丽出场了,男青年和女青年站成两排,边舞边唱:

吴刚捧出桂花酒,  
嫦娥起舞庆中秋。  
月光灯火相辉映,  
人间天上比风流。

H 诗路花语

## 中秋

■ 吴晓波

顺着秋色平分搭建的斜坡  
“中秋”一词  
借桂香的润滑  
在一首泛黄唐诗里跃起  
撞击万千人的心针指向家的港湾  
昨日启程的邮票  
还攥在手心  
捏不出乡下老屋的冷与暖  
多少个夜晚,故乡在血脉里行走  
一枚枚金黄的稻穗奔跑如风  
手提秋风这盏醉人的美酒  
让一只眺望的秋柿  
把额头沧桑擦亮  
日夜兼程  
我知道母亲思念的手柄  
早已捧出中秋月这粒可口的棒棒糖

## 掩饰

■ 徐永清

父亲难过的时候  
坐在屋后的石板上  
一个下午不说话  
一地烟头  
掩饰男人的脆弱

母亲伤心的时候  
一个人端着一大盘衣服  
早早地去池塘边洗衣服  
她用响彻村庄上空的捣衣声  
掩饰女人的无奈

我委屈的时候  
静静地躺在床上  
把昨夜的梦  
一遍一遍过滤  
一次一次修改结局  
然后我听到父亲的咳嗽声  
还有远处母亲的捣衣声  
他们装饰了我的梦  
我却掩饰不了对他们深深的内疚

## 关于一本书

■ 阿土

有些时候是翅膀  
比如陶器比如木比如叶  
有些时候是利刃  
比如青铜比如石头比如骨  
那些最初的记录  
笨拙而有力充满想象  
我想认识竹简和牛皮  
丝帛或者纸也行  
可是,现在我得认识陌生的编码  
无论合上或者打开  
所有的文字一如既往  
在时光的屏幕上闪着蓝色的光  
如果是翅膀可以带我飞翔  
快意地击水三千  
如果是利刃则割得你体无完肤  
悲伤且欲哭无泪  
但现在,它们是安静的  
若处子,让我内心有些发慌

## 嫁接

■ 张凡修

那堵石头墙一直没舍得拆  
石头墙曾是父亲的杰作  
父亲借两块已生根的巨石奠基  
倚住,用碎石嫁接的家  
现在,我用新垒的砖墙将它连起来  
就像父亲传给我嫁接的好手艺  
把削好的栗树码插在切开口的树干  
那么严丝合缝  
我要接母亲迁入新宅  
母亲迟迟不肯动身  
她要看看我嫁接的栗树抽出新叶  
拆开包扎的塑料条  
会不会,留有疤痕



《绿水绕青山》(山水画) 乔德龙 作

H 人生况味

## 走进『三斋园』

■ 赵承宁

有一句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今年夏末的一天下午,我走进“三斋园”后,对这句俗语蕴含的道理深信不疑。

东方市区琼西南路有一条无名小巷,偏于巷内一隅,巷里有一座叫“三斋园”的民间博物馆。它虽然位于鲜为人知的小巷里弄,但其名声已不胫而走,传播东方之外。近十多年来,这座“三斋园”成为了各地根雕、石雕艺术行家和市内根石技艺爱好者光顾的艺术沙龙。

“三斋园”博物馆楼高3层,整座楼外部装饰古朴典雅。馆内分设根宝斋、石宝斋、墨宝斋3个展厅,每个展厅,面积不是很大,也就只有50平方米左右。楼院围墙的栏杆下面,排列着错落有致形态各异的花岗岩石,几乎每块岩石上都有精美的雕刻,内容多是些富有哲理的名言。在靠近楼院围墙大门两旁,放置着两块一米多高的花岗岩石。其中的一块石头上刻着醒目的三个大字:“三斋园”,另一块刻着“观海听涛”四个大字。两块花岗岩石上的书法、刻凿都是博物馆的创办者钟振中先生一人所为。我用心欣赏一幅幅岩石立体艺术品时,唤起了我尘封已久的审美情趣,使我获得了一种久违的艺术享受。

改革开放以来,东方市的社会各项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而标志其文化艺术成就的,除了全市均衡发展的义务教育学校、图书馆、新华书店、市博物馆、“三月三”文化广场、艺术团等机构与场所之外,民间中的高雅根雕艺术品成为东方稀罕的一族。而钟老先生的民间博物馆“三斋园”的出现,填补了东方根石雕刻艺术的缺憾。“三斋园”虽然不能与

敦煌、云岗、龙门等艺术殿堂相比,但“三斋园”是钟老先生凭一己之力、自掏腰包,耗资了多半辈子的心血打造出来的东方第一家民间根石艺术博物馆,其艺术作品的用材大都来自本土,其艺术造诣已经远超普通民间艺人之手。尤其是当我想到钟老先生三十年来对雕刻艺术的执着追求和艰苦磨砺,对我油然而生一种由衷的敬仰之情。

上世纪70年代中期,钟振中先生读中学时,就喜欢上了书法、绘画。上世纪80年代初,广州美术学院关山月、黎雄才两位国画大师到东方采风写生之余看望弟子游桂华,恰巧钟振中和游桂华是“发小”,当时钟振中也在场,很有幸地聆听了两位岭南国画大师对绘画艺术基本功的启迪以及对根雕作品的点评,使他受益匪浅。东方是花梨之乡,钟振中生于斯长于斯。环境的熏陶、造就,使钟振

中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开始把目光转向对根雕艺术的钻研与雕刻。

根宝斋设在楼馆东面一楼大厅,当我迈入大厅,只见整个大厅灯火通明,熠熠生辉。厅内三面靠墙的地方排列着各式各样的玻璃展柜。柜里近百件的根雕艺术作品栩栩如生,活灵活现。这些雕刻艺术作品,有的是面善慈祥的老寿星人物雕刻;有的是展翅凌飞的大鹏雕刻、还有的是破浪远航的帆船雕刻……凡此种种,诸多作品大都师法自然,因势像形,各具形态,让人们从形态上产生认知感,又能让人们获得欣赏艺术美而带来的享受。

钟老先生历经数十年的磨砺,终成正果。2007年,在全国第11届根艺石艺精品展览会上,钟老先生选送的花梨根雕作品《中华瑰宝》、《讴歌鼓舞乐升平》和《奔飞》分别荣获了全国根艺作品的金、银、铜3个奖项。其中《中华瑰宝》,同时荣获了“刘开渠根艺奖”的金奖。

我在根宝斋里不知不觉呆了近3个小时,看着天色渐晚,我匆匆忙忙地浏览了石宝斋和书画斋。石宝斋和书画斋里的很多作品,我说不出其道道,但我得到的总体印象是,钟老先生能把形状各异的石头刻凿作画,赋予艺术的内涵,足见他的刻凿手法已达到娴熟化了的境界。从钟老先生的石刻作品中,我隐隐看出他艺术思想深处那种天人合一的人性的光辉。我和钟老先生道别后,走在那条无名小巷里,尽管离“三斋园”渐走渐远,可我似乎还可以闻到“三宝斋”这坛东方甘醇的美酒断断续续飘来的一缕缕清香,它着实让我回味无穷。

投稿邮箱

hnrbyfb@163.com